

生長

思基 著

請交換

麗華書店發行



生
長

思
基

■光華書店發行■

SHENZHAN
SY-GY ZHU

生
長

著者 思基
出版者 光華書店
發行者 光華書店
·各地·

■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■

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哈爾濱印造
初版發行五千冊

H.NO.110 0001— 5,000

目

次

我的師傅	一
信	二二
生長	三〇
解放時候	五七
校長	八一
那邊	九〇
後記	一〇三

我的師傅

一

我是一個知識份子，一聽到人家說：『知識份子就會說……』心就煩了，我決心要改造去……

我去的地方是個木工廠，住在一個大深山裏，走出窯門口就是榆樹、柏樅樹。四面都是深溝，我們就住在溝岔上。站在院子裏，無論往那邊看，都是黑壓壓的，看不見溝底。這裏，除了我們之外，從來就沒人來過。我們住在這裏，就像和野物一起生活一樣。野豬常跑到我們窯頂上來啃爛南瓜，野雞總是大搖大擺的到廚房門口來揀小米吃。燒飯的老陳看得牠太大胆，從灶孔裏抽出一根燃着的火柴頭，向牠們擲去，它們得意的，咯咯咯叫着，拍着翅膀，就飛到對面山坡上去昂着頭看，老陳一轉進窯裏，牠們就又飛了回來。

我去的時候，正是春天，樹子全都在抽芽，山桃和野丁香正在開着花。山格梁上，山洋窪裏，都是淡綠色，柳樹和櫻桃像抿着嘴，皺着鼻子在呼吸。風從樹梢上響着走過

來，更特別使人清醒——人在美麗的自然裏面，真感到滿足了，我也抿着嘴，皺起鼻子來呼吸……

『真好啊，全是新的！』我不時這樣讚賞的說。

我到這裏來學的，是拉大鋸。對拉大鋸，我是什麼也不懂的，什麼事都得從最初的 basic 動作教起，怎樣搭架、網繩、下木板、拿鋸、站位置、墊槽櫓……全都得學。我的師傅是個矮胖胖的結實個子，二十來歲，似乎比我小一點。紅黑臉，大眼睛，大鼻子，看起來，有點躁性。他是本地鬧革命時就參加過劉志丹的少先隊，他父親是木匠，他小時從父親那裏，學會了做木工，貨做得很好。廠裏的人，過去對他都有點意見，像我從他外表上所感覺到的一樣，說他太固執，發了火就不容易軟下來。但大夥對他工作的熱情和忠實，都蹺起大指頭，稱讚不已。隊長把我介紹給他的時候，他走過來緊緊拉住我的手，看着我笑……

『好好教我呵。』我也笑着盯住他。

『你可多幫助我，咱火性大！』

他很坦然的，述說他自己的缺點，好像他好久以來就要找人說一樣。

『沒啥關係，我們大家多原諒些。』我說。

『對着哩，你若對我有啥意見，你可隨時講。』他笑着，看着我，表示對我的歡

迎。

這在他來說，似乎是很誠懇和溫和了。但我從他的容貌上的感覺，以及從旁聽來的，關於他的個性的描述，使我感到仍舊是副很嚴肅的臉龐，心裏禁不住有幾分戒備。『好的。』我說着，戒備的看着他。心裏感到配上了這師傅有些倒楣。但爲了不流露我自己的感情，避免一種不愉快的印象，想隨便拉談幾句，就結束我們的談話。可是，他却從嘴裏拖出旱烟袋來，也不擦一下煙嘴子就遞給我。

『抽烟吧，』他說：『這是托合作社到合水買來的，可好哩。』

我來不及謝絕，（因爲昨天我在他面前抽過煙的。）他兩眼熱情的看着我，似乎在等着我回答他：『這真是好「合水黃」。』我看了看煙嘴子，沒敢擦，——我怕這引起和他感情的隔離，忍耐着放在嘴裏。

『好吧？』他又問。

我不知道怎樣回答。因爲，我心裏想起煙嘴上的口水味，實在已經忘了關於烟的味兒了。但我不能不點一點頭。

『前次我買了一斤半，』他見我表示同意了，很滿足的說：『咱們足夠抽它半個月。』

我看他心地確是一個熱情和誠懇的人。但，這對我，彷彿和看照片時候的情緒一

樣，隔着一種東西，不能直投進在他的熱情裏面去，和他一樣的歡笑。我緊壓着自己的情緒，我想：『勞動了幾天，就會跟他一樣的。』

二

到森林裏去，我很興奮。剛吃過早飯，我就扛着大鋸要走。師傅從廚房裏走過來，看着我的樣子，詫異的盯住我。

他說：『你這樣還行嗎？』

我說：『怎樣呢？』

他說：『非穿棉衣不行，你穿兩三件單衣，走進溝裏去，冷不壞你才怪呢！』

我爲了準備今天的工作，夜裏思慮了不止一個鐘頭。我想：森林裏刮不起風，樹枝遮住頭頂，定比外面暖和，拉鋸一運動起來，渾身大汗，那還冷什麼呢？我便把這些理由講給他聽。

『不行，』他反駁我道：『時候還沒到哩。』

我懷疑着他的話，他把旱烟袋又遞給我。

『抽吧，不要慌，第一天咱們慢慢來，』他說：『熟練以後，多加點油就補上啦。』我們沿着岔溝進去，溝裏還結着冰，冰上蓋着一層薄薄的雪。兩旁全是密密的白楊

和榆樹，兩邊的樹枝錯雜着，蓋成了一個棚頂。太陽從樹枝的縫隙中透漏到冰凍的溝裏，已經失去了溫熱。許多枯朽的古樹，橫躺在溝裏，腐蝕了，發出一種悶氣。我們直往裏走，我已經覺得很遠了。

我問師傅：『還不到麼？』

師傅說：『就到啦。』

我新奇的四面看着。因為，直到這時，我還不知道今天我應該做些什麼，怎樣去做。又轉過了幾棵大樹，看見溝旁邊翻着一棵剝了皮的樹。被解成幾段；幾塊新解的木板靠在旁邊倒着的樹枝上，一個樹被解去了半邊，還沒有下架，我這才知道，我所要來學的，大概就是這個活了。

師傅一進工場，就和我談這工作上必須懂得的一般理論和知識。他走在踏板上用力閃着，試着架子結不結實，然後，就去撥鋸齒。我沒有說話，我今天是決心要來聽他指揮的。一切都聽他的話，我仔細的看着他怎樣做。

我對他了解很少，加之聽說他脾氣不好，開頭對他，我一切都採取慎重的態度，在心裏頭總提防着，害怕兩個人中間，發生不愉快的事。他把一切都準備好了，車轉身看着我，似乎也感到不像他們往日的生活那樣協調。

『怎價，你不吸煙麼？』他關照似的問。

『看你修理工具哩，』我說：『行了麼？』

『行啦，你耐心的看幾次，你很快也就能做的。』他看了我一眼，指着工場裏的傢具說：『過去你沒摸過這些東西吧！』

『沒，一直唸着書哩。』

『呵，那你可把書唸飽啦，』他有點半開玩笑似的說：『咱過去識字不多，看着人唸大本頭書，心裏可逼得慌，日後你教我認字吧？』

『好呀，這也像拉鋸一樣，只要耐心，學起來可是快哩。』

他聽着我的話，似乎很歡喜，兩眼和善的看着我，但他沒有笑。

一站上踏板，我感到茫然和新奇了。我完全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動。眼睛直盯住他，端起鋸來，手就打顫。他鼓勵我說：『拉吧，不要怕。』但我一拉過來，他就再也拉不回去了。我着了慌，拚命一推，用力過猛，一直推到鋸環頂住了樹榫槽。他是照往常的習慣站住的，這一下搞得他來不及退，被推倒了踏板。我臉紅了。他笑着，滿不在乎的，又走上踏板來，輕輕的說：『你用力小一點，不要太猛了。』

我很不好意思的答應着他，身上急得出了汗。但幸運得很，總算還沒有再出第二次。

工作一開始，我們就不停息，天天都如此。

山上的事情一切都由他辦理：撥鏟、發鋸、搭架、甚至連我自己站的踏板，他都必須來給我包辦——這不是我懶得不做，也不是他懶做，實在是出於不得已。有幾次，我實在不好意思再讓他搗，便自己抽空搗起來。但每次都要不得，他又來拆了重新搗過。每次，他發鋸，我就把棉衣墊在腐爛的樹葉上睡覺。他發完了鋸，再叫我起來。我睜開眼睛，總看着他把棉衣給我蓋住，自個穿一件單衣在樹梢檣旁邊，呼嚕呼嚕的工作，臉上流着汗。他每一件事，似乎都顯得對我寬容、原諒和體貼。在工場裏他把最適當的地方讓給我，給我方便。我們拉的時間長了，他見我汗從頭髮尖上滾下來，他就放慢了速度，笑着對我說：『慢一點吧，過去一滿沒幹過，可不要一下把你熬壞啦，咱少分點紅沒大要緊的，將來熟練啦，再趕着補。』

但他對料子却看的很重要，每踏上架，他都要很認真向我講，注意不要把料子拉壞了，兩個人的勞動力白費不要緊，現在料子難找了。稍一有點不對，他就來給我糾正一頓，這仍舊使我對他很害怕，心裏常記住他是個火性子。有一次，還是開始工作之後的第三天，我工作的技術，仍舊和第一天差不太遠，剛上架拉兩下，就把鋸條搗偏了，鋸齒開始往線外跑，我拉得更胆怯了。手脚笨得比往天更厲害，扣得使他扯都扯不動。

『怎麼搗的呢？你越拉越重啦！』他看着我說。

我一聽他說話，更滿心羞愧，怕他發火，也怕他寬容。因為，我覺得在寬容人的人面前，不注意對自己的尊重是可恥的。我便十分提起了注意，想盡量使他感到，我對於他並不是無法補救的累贅。我提心吊胆的，死死抓住鋸拐，平平穩穩的，照住他告訴我的方法去拉。人急了，總是幹不出好事，剛拉兩下，鋸齒被木屑卡住了。我用力一推，天知道這是倒了什麼運，鋸拐竟碰到他的鼻子上，流出血來了。

『怎搞的！』他有些氣惱了；『叫你用勁小一點！……』他第一次用厭惡的眼睛看着我……

『糟糕！』我急了，想道：『這一下可闖下大禍來了！』我不敢看他，扯住鋸拐，呆了。

我發抖了，走過去看他，急忙用手巾去給他拭血。

『不要打髒手巾啦，抓把樹葉給我吧。』他伸着頭叫着，讓血不要流在他的衣服上。

我給他些破紙擦乾了血，在地上抓了把雪，叫他把手洗一洗。很難為情的，我咕嚕着，譴責我自己。意思是希望他原諒，不要火了，弄得大家不快活。他看着我，態度真變溫和了。

『沒啥關係，拉吧，開頭，總會出些岔子的。』他安慰我似的說：『做兩天熟練了

就好啦，那個人還不是一樣？」

我呆立着，沒有說話。……

晚上，我長久的安不下心。我想：『今天他原諒我了，但誰知道日後會發生甚麼不快的事情呢？一個脾氣不好的人，忍耐總是有限度的，它不能支持他長久和善下去的！』這使我很苦惱，但我又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的，跟着他到山上去工作。……

三

時間長了，我仍舊改進不了我的技術。他漸漸說話多了；每天一上工他就給我說：『今天拉的時候注意些，你學的時間不短啦。』我一聽他的話，覺得他有些不耐煩，心裏就有點打頓，怕他快要發火了。便仔細的警惕自己不要觸怒他。但另外，却感到很大的不自在，覺得『你比我聰明多少呢？一開口就教訓人！』對他感到不滿意；他說話，故意裝着不願聽，表示向他反抗。有時，拉得他似乎太不順手，他便說：『你站遠一點吧，怎像老像拖個石頭一樣呢？』或者，叫我給他把大鋸稍抬起一點，不要死扣住。

他的責備，在我常覺得是有些冤枉，但爲了我們日後繼續工作得好些，不要弄得僵住，我常常忍住自己的氣，一點不吭，照着他的話做。

『再錯可怪不到我了吧，』我想：『看你還有啥可說的！』

但他一不順手，仍舊說：『還不對，還站遠一點！』我忍住氣，又退開樹梢半步。但不一會他又說我站得太遠了，叫近一點。

『怎樣搞的？』我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冷聲冷氣的咕嚕道：『你自個站得不對吧！』他聽我這樣說，就不再叫我了，只翻着那對大黑眼睛看着我，臉色陰沉沉，……隨着時間，我們就這樣彼此忍耐下去。我實在怕，不知甚麼時候，互相忍耐不住了，會演場惡劇，彼此痛罵一場的。

一天，可怕的事終於來了，我們剛吃早飯去工作不久，忽然下開雪了。我的師傅叫我把棉衣穿上，怕我受不住風雪。但我不想穿。

『拉吧，沒有關係。』我說。

可是，他却堅持着要我穿上。他自己也穿着那件破袖子單衣，在雪地裏站着；很嚴肅告訴我，他的話我一定得聽從，他對我是要負責任的！

『管我這些幹嗎？這又不是拉鋸，要你指導技術。』他的話，使我很不高興：『三十歲的人，還要你管麼？』

『怎價這樣說呢？』他以爲我的話瞧不起他，說着，翻了我一眼，不再說第二句話，轉過身去抽開大鋸，就擺起拉鋸的姿勢來。

雪下得越來越大了，從樹梢上一縷縷往下滾，掉在我的熱脖子上，一下就化成水流進了背心裏，脊樑上的汗水和雪水濕碌碌往下流，真難受極了。但很長的時期，我們都不說話，他埋着頭，只顧自個拉，只聽得鋸齒抓住木渣，呼嚕呼嚕的，在雪地裏揚起了響聲，又被雪壓了下去。他連一句喘心的話也不問我了。我偷偷翻了他一眼，只見他喪着臉，像被人打過了耳光一樣，嘴閉得緊緊的，眼眶發了紅，我有些害怕。但是我又想：『這是什麼意思？你不睬我，我還來給你磕頭麼，你會拉鋸又有膽了不得？』

我的氣也冒上頭頂了，埋着頭只管兩個胳膊一伸一縮，陰也不管。有時還故意昂起頭，表示對他抗議，告訴他：『不要驕傲吧，拉鋸沒甚了不得！我也會教人的！』但他突然叫我了。

『怎價，跑了纔麼？』他問。

我低頭一看，糟糕！真跑線了。但是，這怎麼能說呢！這不是叫我承認自己不行麼？不能！一方面我急忙按住他告訴我的方法，想把線糾正過來；一方面支吾着說：『沒，沒跑——』

『那你爲啥把鋸壓得死死的呢？』他又問。

『怎麼？我抬着給你送的哩。』我臉上發燒了。

『那就怪哩！』他不相信的，賭着氣走了過來。他看到我的纔跑開了一大半邊，驚

得叫了：『天呀，你怎價還說沒跑？』

責備人的眼光是可怕的！他鼻孔一漲一縮的亂動，臉通紅，脖子也粗了，兩隻大眼睛死死盯住我，他要拿我怎價辨呢？我頭也抬不起來了。

『糟糕！』我想：『這會兒可該他說話了！』

衣上蓋上了薄薄一層雪花，背心濕透了。我格蹴在樹骨樁旁，靜靜的等他發火了。不做活，身上有點冷得受不住，不時打起了寒戰！我的眼淚忍不住了，但我咬住牙根，恨命一逼，又把他吞回了肚子裏去。我失悔來在這森林裏作這號徒弟了，我想：『作那樣工作不比這強呢？偏要來學這鬼木匠！明天回去了！』

正在這個時候，我的師傅走過去，把我棉衣拿過來用袖子輕輕把我背上的雪拭掉，手按在肩膀上，向我說話了。

『穿上吧，』他叫道：『雪下大了，天氣冷着哩！』

這突如其來的，深厚的同志的友愛，像火燄掠過我的全身，熱烘烘的，激了我一跳，我回頭睜住他，不知道應該說什麼。他的火性子脾氣，我以為這一定要大爆炸了，但他爲什麼軟了下來呢？

『不，不冷。』我詫異的看着他，很不理解這是怎麼回事。

但他站了一會，看我不說話，又有點窘了，無可奈何的，走到我面前說：『算了

吧，你去拉我那邊，讓我來把線糾正過來。」

我覺得太不好意思了，順從的像一個孩子似的走過去。

正午吃飯的時候，路上盡是泥漿，我在前面扛着大鋸，抱住樹，一步一步往外移。陳腐的樹葉，被雪水透濕了，真滑！脚一踏上去，像冰刀碰在凍結實的冰面上一樣，站都站不住。一層枯葉被括開，又現出一層漚爛了的葉子，路上仍舊是滑的動不了步子。我沒走慣這號路，腳簡直怕沾得地，今天，加上和師傅鬧着彘扭，心裏很不舒服，走起來更感到特別困難。師傅看着我的狼狽，很快把工場上的傢具收拾妥善了，大踏步的走過來，抓住我的大鋸說：『來，給我扛，路不好走，小心些。』

但他不說『你……』，也正在氣惱哩……

四

真不行！白天逼氣穿單衣服，現在竟全身發燒，頭暈暈的發開瘧疾了。支持不住了，我想早些躺躺，但我一想到師傅會嘲笑我充英雄吃了虧，我就再不躺了，我在院角裏，大大的提來一筐木炭，堆在火上，把窑裏烘得人不敢住，有人說我發了瘋，很不樂意的走了出去。我坐得近近的，但還是冷得發抖。

『怎價，你發冷麼？』我師傅似乎察覺了，走來問。